

阅读中的幸福

□梅武荣

我是个踏三轮车的“粗人”。小时候只读了三年书，许多学到过的知识都忘得精光，而且从小性格内向木讷，不善讲话。但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喜欢看有历史故事的书，很羡慕有学问的人。

那一年，娘要我去相亲，说对方姑娘脚有残疾，人很聪明，会写文章，有肚才。一听对方又聪明又有肚才，我已心生好感。去见了几次面，我就对后来成了我妻子的姑娘说，想欣赏一下她写的文章。她大方地拿出厚厚一叠报刊，说她写的文章都刊载在这上面，并要我也多看些别人写的文章，因为别人写得比她好。

就这样，相亲开启了我人生中的阅读之旅。我真仔仔细细地阅读着这些书报，把女友写的和别人写的都看完了，心里豁然亮堂：原来，书报所展示的世界是那么绚丽多彩吸引人。以前，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这以后，我就三天两头去她家。她的父亲和两个弟弟都是知识分子，家中书房有许多藏书，还订了好几份报纸。我一进她家门，除了帮着干些力气活，就是坐在她旁边静静地阅读。她会放下手中的笔，先用水果和零食招待我，然后便考我一些书中的知识和报纸上的时政要闻，我不知之处，她会反复地指教，我感到非常幸福。家人也都说我变得灵气了，话也会讲了。

结婚后，我想把节省下来的钱添置些家电。妻子说：不忙，先去买些书来，再订几份报纸。总是去娘家拿，不方便，也可给这儿的公公和小叔们一起看。那几年中，我们简陋的小房间里，就是一沓沓的书和报纸让人亮眼。

见我工作家务繁忙，妻子会选择有意义的内容推荐给我看，并要我说

说阅读后的体会。后来，有了儿子，我更忙了，妻子就在晚上哄儿子入睡后，给我讲报刊中的内容。我感到不过瘾，还非要亲自看完才安然入睡。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无论家里多困难，我们夫妻宁愿穿别人穿过的旧衣服，每年必订好几份报纸和杂志。

妻子除了阅读，还坚持写作。她擅写乡愁乡情类的怀旧文章。初稿写成后，她读给我听，说好多事情她只是见过没亲历过，而我有亲身参与的体会，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她的不妥之处。为了给她有具体生动的印象，我还用三轮车载着她去天童寺、育王寺和一些古村落。当她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她会高兴地第一时间告诉我。

在常人看来，我的生活艰难不易：妻子有残疾；独生儿子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所在的工厂倒闭了，只能踩三轮车养家糊口；在外边干得疲惫不堪，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妻儿，吃不上一口现成饭……但我从无怨言，每天乐呵呵地像陀螺般不停地转。因为阅读让我心胸宽广，不以己悲，不以物喜。也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没有不良的嗜好。

阅读也让我明白许多事理。我的人力三轮车从不安装电动装置，因为我每天看报知道这是违法的，存在安全隐患。我的车是许多老人和小孩的“放心车”，他们都指定要坐我的车。我也不会起贪心，好几次在车上捡到坐车者落下的钱物，都是第一时间交还失主。我以好人、老实人出名。

感谢多年来的阅读，让我坚守着做人的底线和准则，也感谢妻子这么多年来所营造的家庭读书氛围。我虽是个干低微工作的“粗人”，但通过阅读，让我拥有了阳光般明媚温馨的快乐心情和高尚情操。

坎坷人生 阅读相伴

□张小红

记得台风“莫兰蒂”带来强降水时，我家老房子楼下房间全进水了。正当我沮丧、懊恼之际，在晨光熹微中，我见到了家里那只养了5年视为宠物的大白鹅，正在前院一大片水中游弋自如，绕旋其乐，我心底突然涌上一阵阵莫名的感动，我想起了我的人生。

我是一个二级肢残者，小时候因不会走路不能去读书。好在我看到了父亲为我买来的《看图识字》《儿童时代》，就不再流泪寂寞了。后来，我的脚做了矫正手术，能行走去上学了。那时，最爱看的书是《少年文艺》。书中有许多短小、优美的少儿小说和散文，浩然、汪曾祺、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文革”中，我被迫中断了学业。虽然我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但那时已经喜欢啃大部头的文学书了，《青春之歌》《小城春秋》以及描写上海工人运动的《火焰三部曲》等，全靠查字典一本本看完。我还喜欢把书中有意义的词句抄录下来，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比如，林道静写给卢嘉川的诗“在漆黑的大风大雨的夜里……”和《小城春秋》中“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等。

放牛阿叔六七岁的儿子小宝，学会了教我他的《牛虻》中布莱克的一首短诗——“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他用

树枝拍打着牛背上的飞虻（蚊蝇），一边起劲地念着这首短诗。被他奶奶听见了，说“活啊死啊的，不吉利”，就牵着小宝来我家告状，母亲把我大骂了一顿。想不到许多年后，小宝因着小时候我对他的影响，一直喜爱阅读，后考上了大学中文系，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文学评论家。

阅读教会了我写作。十多年前，我有幸成了市作协会员，区文联还为我出版了本散文集《因为，心中有梦》，受到读者的好评。二十多年间，有几百篇拙作刊发在各类报纸杂志上。

我吝惜时间，珍惜光阴。如一天下来没看过书动过笔，晚上不睡觉也要补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独生儿子得病，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让我措手不及、伤心欲绝，还是自己因高度近视，导致视网膜病变黄斑出血，面对人生中的磨难和打击，是阅读为我安上了挑战人生的隐形翅膀，也使我的性格变得乐观坚强。

面对人生的茫茫白水，我愿如同那只大白鹅，休管水中浊流，做到不惊慌、不沉沦、不退缩。借着阅读积聚的心力，淡定从容，迂回曲折地遨游向前。

『人生有路读为径』征文作品选登

总第 6215 期 投稿邮箱：essay@cnhb.com.cn

2016
宁波读书周
Ningbo Reading
Festival

书中岁月长

□晓镜

童年时，我生活在偏僻的北方小镇，课外阅读少得可怜。尽管老师教小朋友们相互交流图书看，但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买书几乎是一种奢侈，我们很快就翻厌了图书角的每一本书。

我对文学的热爱更多地源于初中语文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每次看他眉飞色舞地讲那些文学作品，绝对是巨大的享受。去了一次学校图书馆后，我终于知道还真有“书山有路勤为径”的“书山”。于是每个周日我都去图书馆。首先检索图书目录，拉开如同中药店里的抽屉，逐一抄写心仪的书号书名，交给工作人员，眼巴巴地等着搜索到的图书，然后欢天喜地捧着书离开。

记得我第一次在大学图书馆被允许亲自进入摆满书架的房间寻找图书，立刻被《资本论》的巨大数量吓到了，心中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当校长在他的课上问在座的同学：“谁读过《资本论》？”我骄傲地举起手，满足了一下作为大一新生的小小虚荣心，尽管我只是一目十行、囫圇吞枣地大概翻过而已。

鼓楼公园路步行街曾经书店林立，那里是我与先生最喜欢去的地方。我们如鱼得水地翻阅着诸多好书，先生也由此深知我的偏好，诸如陈丹青《无知的游历》、李泽厚《美的历程》、蒋勋《破解米开朗基罗》等都是他投我所好送的小礼物，我则在平常的日子里多了一些心愿得偿的喜悦。

岂曰命定？书成大观！

□邹曠韬

这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他4岁的时候，就在睡前听父亲朗读完了四大名著。小学6年，他读了不下一百本文学名著。阅览室的老师每次见他来借书，总是对他的超前“口味”咋舌不已。初中一年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齐东方先生的《隋唐考古》和黄永年先生的《唐史史料学》。打那以后，他一头扎进了中古史的汪洋之中。初三那年，有一天开纪念辛亥革命的班会，要安排讲述盛唐文明与晚清社会的对比。正当所有人一筹莫展时，他一声不吭地走上讲台，一气呵成地把盛唐气象娓娓道来……那场班会是以全班热烈的掌声结束的。

但是，由于他上数学课从来不听，偏课严重，中考成绩不理想。

现在，当他站在国家级学术研讨会的讲台上时，当他与朋友把酒畅谈时，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对身边的人感慨：“若没有慈湖中学，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是的，他很幸运地凭借浙江省首批人文素养特长生的身份入学慈湖中学。

记得报到第一天，班主任问同学们，你们来慈湖最该庆幸的是什么？他没有犹豫，直截了当地回答：“爱读书！”

这种恬淡安适的环境也影响和塑造着孩子，慢慢地，他也与我们一样喜欢安静地阅读。儿子拥有图书证的年龄很小，先是需要大人陪着去儿童阅览室看书，很快就寸步不离阅览室，约定时间去接即可，我窃喜那里真是一个极好的寄存幼儿的场所。书让孩子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小男生最爱看一些科普读物，包括《奇妙的化学实验》之类，中学时早早读了科幻小说《三体》，引导拓展了全家的兴趣点与时空观，后来他继续偏爱科学，远赴欧洲求学也选择了工科专业。

曾经我年少时的理想是导游和图书管理员，天真地以为这两个职业可以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远大目标，岂不知人生的际遇充满变数，职业与理想往往擦肩而过。一位美学大师说，他最喜欢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亭子，它是一个建筑空间，也是一种提醒和暗示：不要再走了，这边风景美极了！或许阅读也是漫漫人生路上同样意义的短暂休憩吧。

阿根廷国家图书馆前馆长、著名作家博尔赫斯一生的生活重心都是在阅读、写作、图书馆和旅行之间，他甚至概括说：“我所想象的天堂必定像图书馆一样。”莞尔一笑的同时，我也愿意这样设想未来，在图书馆模样的天堂，厚重的书籍和鲜活的文字如同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人生或许就是转了一个圆圈之后，又回到曾经的梦想中，简单自然，滋润丰盈。

“爱读书”这三个字没有仅仅停留在入学慈湖中学的“小幸运”里，他把它化作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永恒信条。宿舍熄灯后，当寂静的慈湖沉沉睡去，唯有他躲在厕所里借着路灯光与窗外的千年银杏共览一书。他爱那几株银杏，每当秋高气爽，微风拂过古树枝头，簌簌的落叶千年一律地昭示着时节的更替，“这不是历史的呼吸吗？”他常常掩卷感叹。

阅读的种子开出了灿烂的花。当他在慈中讲堂上神采奕奕地和同学们分享兵马俑研究前沿时，当他在南开大学全国中学生历史学夏令营的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时，当他连续两年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生暑期学校最年轻的结业学员时，他总是不忘念起那句简单却又凝结了多少汗水和希望的信条：“我爱读书！”

现在他已经读大二了，其阅读涉猎历史城镇地理、区域医疗社会史、环境史、农业水利史研究等，已在《农业考古》《军事历史》等期刊上发表了近十篇学术论文。他还时常受邀出席全国各地举办的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几乎每一次都会掀起一阵“小鲜肉来了”的惊呼。

这个孩子就是我。没有书的人生，是很难向着好的方向进展的。十余年的读书小史，赐予了我拔地而起的可能。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不是描红般地书写确定，而是在不可能的浪潮中逆流而行塑造可能。请允许我把它说得文绉绉的：“岂曰命定？书成大观！”

